

关注



►“舞乐蝉歌”乐团在埃及演出。
受访者供图



◀杨想妮在侗寨教前来研学的孩子们唱侗歌。 新华/传真

“舞乐蝉歌”乐团创始人杨想妮——

让侗族大歌“酷”起来

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之际,来自贵州省榕江县三宝侗寨的“舞乐蝉歌”乐团带着侗族大歌走进埃及。从《心相印》到《侗歌唱村超》,无伴奏的多声部和声惊艳了开罗观众。

早在今年初,“舞乐蝉歌”乐团就已走红网络。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中有这样一幕:五彩莲花缓缓绽放,空灵婉转的吟唱如山间薄雾般弥漫,观众顿觉仙气飘飘。这充满东方神韵的天籁之声,也来自“舞乐蝉歌”乐团。

当侗族大歌被越来越多人听见,“舞乐蝉歌”乐团创始人、95后姑娘杨想妮倍感欣慰。从侗寨里清亮的童声,到配乐游戏、电影,再到“出海”演出,这一路,杨想妮走了20来年。

山野天籁钻进心里

群山环抱的三宝侗寨,是杨想妮生长的地方。这里虽然不算传统侗族大歌的核心流传区,但文化的血脉却以另一种形式流淌——爷爷收藏的厚厚一摞侗歌光碟,为她打开了通往古老音乐世界的大门。“那些声音像流水、像蝉鸣,一下子就钻进了心里。”杨想妮说。

侗族大歌是侗族“三宝”之一,侗族地区有“饭养身,歌养心”的说法,侗族人把唱歌看得与吃饭同等重要。传统侗族大歌是无伴奏、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这种以歌代文的传承方式,承载着侗族人民对自然、社会和生命的认知。它记载迁徙历史,传递生产智慧,维系族群认同,在无文字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侗族人传承文明的“有声史书”,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大多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从小耳濡目染学习技艺的,与此不同,杨想妮走的是“专业化”路子。由于当地非常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20世纪末便开展了“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杨想妮在小学就加入了学校的侗族大歌兴趣班,“这就像现在的课后延时服务,除了侗族大歌,还有芦笙、刺绣等课程。”杨想妮的嗓音清亮如泉,穿透力十足,从小学到初中,她一直是侗歌班的领唱。

到了高中,在老师的建议下,杨想妮决定将这门自己热爱的艺术变成专业。通过艺考,她进入贵州大学音乐学院学习。大学课堂解开了侗歌背后的乐理密码,让她

意识到,那些祖辈口耳相传的旋律,竟蕴藏着精妙的复调结构和自然和声。专业的声乐训练也让杨想妮的歌唱技巧进一步提升,“气息训练提升持久度,唱歌更稳了。”4年的系统学习让山野天籁与系统的现代音乐教育碰撞融合,为杨想妮日后的创新埋下伏笔。

换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听见

2022年,杨想妮回到家乡,一开始加入了朋友的摇滚乐队,但她始终放不下侗族大歌,不久便和同伴一起创建了“舞乐蝉歌”乐队,尝试“侗歌+”。

杨想妮将经典侗歌《蝉之歌》改编为雷鬼风,节奏轻快的新版本在中学舞台大受欢迎,却引来寨老质疑:“老祖宗的歌能这么改?”面对争议,杨想妮态度坚定:“传统不是标本,只有让年轻人觉得‘酷’,它才能更有活力”。

转机出现在2023年,乐团收到了游戏厂商米哈游的配乐邀约。“刚开始有点犹豫,担心传统侗歌与游戏风格不搭。”杨想妮说,“但转念一想,这不正是让年轻人接触侗歌的好机会吗?”最终,配乐《蝉鸣歌》大获成功——2024年,她们受邀到上海参加游戏公司的演唱会,台下上万名00后观众高喊“侗族大歌YYDS(永远的神)”,让杨想妮热泪盈眶。“那一刻我意识到,传统音乐与现代文化碰撞,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火花。”杨想妮说。

更大的挑战则是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创作。2024年夏天,杨想妮收到一份神秘的合作邀请,

直到签署保密协议后才得知,她们要为这部现象级动画电影配乐。为了让侗族大歌与电影的东方奇幻风格完美融合,在录音室,杨想妮和团队反复打磨,在保留“独高众低”传统唱法的基础上,创新性地采用高低声均衡的形式,并融入侗语发音的独特韵味。

质疑仍然存在,有人认为这不是侗族大歌。“不能刻板地用既定特点来定义侗族大歌。”杨想妮说,“我们的唱法、转调全都来自侗族大歌。唱侗族大歌很讲究,有‘引子’部分,通常表示尊重,电影配乐也类似‘引子’。”

杨想妮认为,为了契合电影场景和剧情,需要对传统侗族大歌进行适当改编,也可以尝试与其他音乐融合,“传承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让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找到新的表达。我们保留了侗歌的灵魂,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听见。”

找到出路一代代传承下去

2023年起,杨想妮利用周末时间在榕江县乐乡村开设公益侗歌课堂,用手机录制教学视频传到网上,让孩子们在有趣的学习中感受侗歌的魅力。“我们是‘双语’教学,有汉语和侗语两个版本,让孩子们不仅会唱,还能理解歌词里的故事。”她说。

与此同时,为了抢救濒临失传的侗歌,杨想妮发起“寻歌计划”,带着乐团成员深入黔东南的苗乡侗寨,拜访老歌师,记录下数十首珍贵的古歌。“有些歌只有几位老人会唱,如果不及时记录,可能就永远消失了。”

老人们非常支持杨想妮的计划,“有时候一录就是几个小时,他们把自己会的歌都倾囊相授。”临走时,老人还会问,“下次什么时候来,要尽早啊!”老人的这句话,让杨想妮不得不加快寻歌步伐。

在杨想妮看来,侗族大歌要真正传承下去,必须让它形成产业,产生经济价值,吸引年轻人主动参与。2024年,她与朋友合作创立非遗工作室,打造“非遗研学+文旅”的模式。研学团队可以深入侗寨听大歌、体验苗绣蜡染。“过去游客只来拍照,现在他们学唱歌、做苗绣,村民开民宿、卖手作,文化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杨想妮说。

《哪吒之魔童闹海》上映后,“舞乐蝉歌”乐团获得了大量关注,更多演出、商业合作邀约纷至沓来。乐团成员因此不仅能靠唱侗歌养活自己,还能反哺公益课堂和寻歌计划。“我们有的成员在拿到第一笔收入后,给妈妈买了礼物。感恩家人,让我们做的事情变得更有意义。”杨想妮说。

这次在埃及开罗的演出,他们不仅演唱传统的侗族大歌,也演唱改编后的侗族大歌,还与埃及歌者对歌互动。“我们想让海外观众了解到,我们民族的音乐是与时俱进的,是可以和世界对话的。”杨想妮说。

从深山侗寨到国际舞台,从公益课堂到商业合作,杨想妮用青春和热爱,让侗族大歌焕发出勃勃生机。杨想妮说:“侗族大歌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活着的文化。我们要找到出路,让它走向世界,一代代传承下去。”

陈隽逸

【时讯】

香港故宫文博馆将举办古埃及文明大展

新华社电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6月26日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于11月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特展“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馆珍藏”。

据介绍,该特展将于2025年11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亮相,汇集250件来自7间埃及重要博物馆的珍贵藏品,涵盖法老与诸神雕像、浮雕、石碑、黄金饰物、大型成套木乃伊棺和动物木乃伊等,展品年代距今约7300年至2000年不等。所有文物均首次在香港亮相,当中

不少更是首次在埃及境外巡展。

此外,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将精选一批中国古代文物,与埃及文物展开对话和交流,呈现世界两大古文明的发展和特色。签约仪式当日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淑仪表示,该展览不仅是一个向中外观众呈现古埃及文明及文物瑰宝的绝佳机会,更是中埃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充分体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致力促进世界文明互鉴的理念。

“兵马俑—陕西秦汉文明”展览亮相澳大利亚珀斯

新华社电 “兵马俑—陕西秦汉文明”展览6月25日在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的西澳大利亚博物馆举行开幕式和预展。

展览分7个展区,以2000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为历史背景,在不同主题下展出饰品、器皿、乐器、武器等上百件文物,并通过数字技术,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展品背后的故事,最终通向展览的核心——真人大小的兵马俑和华丽战车。展览中有诸多互动设计,如通过平板电脑为兵马俑复制品绘制颜色,还有数字沙盘、虚拟墓穴等装置。

据介绍,此次展览是西澳大利亚州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博物馆展览,预计将吸引约18万观众。

西澳大利亚博物馆首席执行官亚历克·科尔斯表示,此次展览将是澳中两国文化合作的一个重要范例,将加深澳

民众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促进西澳大利亚州与中国在经贸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西澳大利亚州创意产业部长西蒙娜·麦格克在开幕式上说,展品中有一件天鹅造型的青铜器,而黑天鹅是西澳大利亚州的象征,展品中包括这件文物对西澳大利亚州来说意义非凡。

中国驻珀斯总领事龙定斌表示,此次展览将进一步拉近中澳人文纽带、深化文明对话,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力量。

本次展览由陕西省文物局主办,西澳大利亚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联合举办。展览将于本月28日正式向公众开放,持续至2026年2月22日。

古蜀文明文物主题游径正式发布

在近日举行的2025四川省研学旅游推进大会上,“古蜀文明文物主题游径”正式发布。古蜀文明文物主题游径包含“古蜀源流”和“文明之光”两条主题线路,主要依托宝墩古城、三星堆、金沙三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串联重要文物遗存,结合遗址博物馆,展示古蜀文明的历史进程与文化内涵。

“古蜀源流”主题线路西起茂县营盘山遗址,东至广汉三星堆遗址,串联汶川姜维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及中国羌族博物馆、汶川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什邡博物馆等场馆,展现古蜀人从川西高原走向岷江、沱江流域的自然地理变化,阐释古蜀先民在文明演进中与

自然环境持续互动的文明韧性伟大智慧。“文明之光”主题线路串联宝墩古城遗址、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结合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重要文物陈列场馆,从城市营建、农业发展、手工匠作、文化交流等方面全面展现辉煌的古蜀文明,向公众阐释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文物局将结合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继续探索古蜀文明遗址保护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让大遗址承载的文明特质和文化底蕴更加可知可感,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与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周洪双 李晓东

【图片新闻】



连日来,上海芭蕾舞团正加紧排练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该剧根据作家茹志鸱1958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由作家王安忆担任编剧,王朔执导。作品以苏中七战七捷为故事背景,将于7月18日至20日在上海大剧院迎来首演。

新华/传真



6月25日,阿拉伯语配音版《哪吒2》在沙特首映。图为在沙特阿拉伯利得,观众在《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宣传展板前拍照留念。

新华/传真

【评弹】

期望微短剧版权之争能促进行业规范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近日,晋江文学城与哇唧唧哇(霍尔果斯哇唧唧哇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因短剧版权纠纷冲上热搜。晋江文学城方面先是发布声明称,仅向哇唧唧哇授予《偷偷藏不住》的网络短剧改编权等相关权利,未授权网络微短剧改编权。哇唧唧哇回应称,合同中定义的“影视”,指由真人演绎而成的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网络电影,其中“网络剧”指通过互联网仅在视频网站上公开播放的连续剧。

综合前期相关报道信息来看,这起版权纠纷过程比较复杂:《偷偷藏不住》经晋江文学城代理由作者授权给哇唧唧哇使用,2019年签订过相关合同,2024年签过补充协议。但合作中暗藏的一定漏洞与风险,在不涉及利益冲突时,可能不易被发现也不太被重视,一旦涉及较高的利益冲突,就会出现扭扭捏捏式的合同纠纷。

晋江文学城于6月25日下午再次发布补充声明,透露了更多信息:双方2019年签订的主合同已于2024年8月24日终止;在2024年签署的

补充协议中提到,如剧集在相关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备案的项目类别与其所获授权类型不一致等,将被视为擅自使用合同未授予的权利;《偷偷藏不住》之许你》是以“网络微短剧”类型进行申报并获批,且在开机和杀青时均未告知晋江文学城及作者;哇唧唧哇的一些行为明显超出主合同及补充协议明确授予的权利范围。

如果晋江文学城的相关声明内容全部属实,那么其与哇唧唧哇的版权纠纷其实也就没那么复杂了——只要搞清楚《偷偷藏不住》之许你》是不是网络微短剧,就能明白谁有理。

公开信息显示,2020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在备案系统新增“网络微短剧”版块,将网络微短剧正式纳入视频剧集赛道。同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网络影视剧微短剧内容审核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微短剧定义为单集时长10分钟以内的网络影视剧,微短剧成为继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片后第四种官方认可

的网络影视作品形态。2022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有关通知提到,网络微短剧的特点包括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15分钟左右、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等。

根据上述信息,界定一部剧究竟是不是微短剧是不难的。首先,时长是个硬数据,这个一目了然;其次,网络微短剧是独立的网络影视作品形态,与网络影视剧并列,网络影视剧是否可以网络微短剧涵盖在内,是有所参考的。

之所以晋江文学城与哇唧唧哇在社交媒体上起纷争,最初恐怕双方还是停留在按行业惯例解释的层面上。影视行业的确也存在这样的状况,不少从业者对于新兴的作品形态仍存在新旧认知的矛盾与冲突,在观念更新与统一方面,有待产生更多共识。

跳出晋江文学城与哇唧唧哇的版权纠纷来看,快速增长的微短剧市场的确是块充满吸引力的领域。《2024年中国微短剧产业研究报告》

显示,2024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攀升至505亿元,首次超过电影票房规模。这一背景下,谁能抓到优质的作品版权,谁就能获得更多“蛋糕”。在对优质版权的争夺过程中难免出现摩擦,但公众舆论与行政机构都认可这样一个核心标准:对原创权利的保护不能丢。此外,版权使用的规范化、合作各方利益的明确化、纠纷解决的程序化,也需尽快步入正轨。

目前,晋江文学城与哇唧唧哇的版权纠纷还停留在分歧阶段,最终或会以和解的方式结束。但由此也给行业提了个醒,在签署合作协议时如何做好协商,不妨把丑话说在前头,比如进一步细化授权事宜,明确合同涵盖“微短剧(限定时长)”或单独授权,或者将平台审核前置,播出平台需核验版权链条等。

目前微短剧还处于较快增长的环境,行业其实可以先自行规范起来,想实现合作方多赢,需要从业者多付出一些智慧,少一些合同或口头纷争。